

从古丝绸之路来华定居的“老外”

学术界一直有一种说法,在中国古代就有欧洲移民通过古丝绸之路来华定居。如居住在甘肃永昌境内的一批“高鼻梁、深眼窝、蓝眼睛”的“骊靬人”,一度被认为是古罗马人的后裔。古罗马帝国别名为“犁靬”,“犁靬”即“骊靬”之名的由来……

西域居住着欧洲人后裔?

《汉书》:汉军“生虏百四十五人,降虏千余人”

有欧洲移民通过古丝绸之路来华定居的观点,最先是现代欧洲学者提出来的,居住在今甘肃永昌境内一个叫“者来寨”的数十位村民被怀疑是古欧洲人后裔。“者来寨”在丝绸之路故道旁边,被考证为西汉朝廷专为安置外来人口所设的古骊靬县治所在,这群村民因此被称为“骊靬人”。

这些“欧洲人后裔”确实完全是欧洲白种人的外貌特征:高鼻梁、深眼窝、蓝眼睛、头发自然卷曲,胡须、头发、汗毛均呈金黄色,身材魁梧粗壮,皮肤白皙。这些说着中国话、长相却一点不像中国人的“骊靬人”哪来的?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德效骞认为他们是“古罗马人后裔”,他在发表于1957年的《古代中国的一座罗马人城市》一文中提出:公元前53年(中国西汉宣帝刘询甘露元年),罗马军团在卡莱战役中惨败给安息军队后,一批失踪的古罗马军人东进,成了匈奴部支单于的兵。公元前36年,汉西域都护甘延寿、副校尉陈汤在伐郅支的“郅支战役”中,“生虏百四十五人,降虏千余人”,这些人“自愿选择了跟随甘、陈到中国……并被安置在骊靬城中。”

德效骞的观点源自《汉书·陈汤传》的记载,曾多次沿丝绸之路出使西域的陈汤,在攻打郅支单于时发现:“步兵百余夹门鱼鳞阵,讲习用兵”、“土城外有重木城,从木城中射,颇伤外人”。这种排兵布阵正是古罗马军人的惯用打法,德效骞就此认为,这些士兵是卡莱战役中失踪的古罗马军人。此外,从地名学上似乎也能找到一些证据。据《魏略·西戎传》:“大秦国,一号‘犁靬’,在安息、条支西大海之西。”大秦国即古罗马帝国,其别名“犁靬”。“犁靬”即骊靬,唐朝学者颜师古就《汉书·张骞传》作注时称:“靬,即大秦国也。张

“骊靬人”真的是古罗马人吗?

《后汉书》:西域“诸国侍子及督使贾胡数遗匈奴婢”

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曾成立专门的研究团队,对“疑似外国人后裔”的“骊靬人”进行基因调查,并于2007年以《从Y染色体的视角验证中国西北骊靬人是罗马军团后裔的假说》为题发表了相关研究论文,结论是骊靬人的“父系远祖为典型汉族人”,与华北、东北地区的汉族在父系关系上基本没有差异,不支持是罗马军人后裔的说法。

这就怪了,“典型汉族人”怎么会与汉族人长相完全不一样?在否认“骊靬人”是古罗马军人后裔的同时,不能排除常染色体上具有西部亚欧人的成分。不少学者认为,“骊靬人”应是中国汉族和中亚人或欧洲人基因交流融合的一个特殊群体。

这种“基因交流”与丝绸之路有直接关系。汉武帝派张骞开辟丝绸之路后,强化了对西域的管理和控制,在西部地区置军事关卡,设行政机构。除了向河西地区调派了大量中原军人外,还从中原移民。由此,汉族逐渐成为河西地区的主要人口。与此同时,西汉朝廷又将归降和俘获的包括匈奴、月支等在内的西戎少数民族人口安置在河西地区。这些少数民族人口中就有白色人种,古称“欧罗巴人种”,中国史书习惯统称为“胡人”。由于黄种人与白种人通婚有了条件和可能,出现“父系远祖为典型汉族人”、而外貌是白种人的特殊群体,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具体到“骊靬人”,从地理位置上说,骊靬位于永昌,处于古丝绸之路河西走廊的中段,正好



唐太宗昭陵陪葬墓郑仁泰墓出土的牵驼彩釉陶俑,骆驼背上驮着两卷丝绸(陕西省博物馆收藏)。

郡骊靬县,盖取此国为名耳。”

《汉书》中的这段记载为中外学者提供了丰富的联想,虽然没有明确记载陈汤把生俘的145人和投降的1000多人带回,并安置到骊靬县,但这种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。澳大利亚作家哈里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考察了骊靬文化及其遗址后,“骊靬人是古罗马军团后裔”的说法再一次被媒体提起。但哈里斯不认为“骊靬人”是失踪的罗马军人后裔,却也没有否认他们是丝绸之路上的外来移民。

右图为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黄胡须、高鼻梁的木身彩绘泥头俑。



宁夏固原北周时期李贤夫妻墓出土的鎏金银壶,具有典型的古罗马风格。

在丝路重镇张掖和武威之间,大夏、月氏、乌孙等属于白种人的少数民族都曾先后移居过这一带。另一方面,西汉朝廷有意将归附的外族或外国人安置在这一带,遂设置了“骊靬县”。此外,往来于古丝绸之路的“欧洲人”与“骊靬人”的形成也有关系,这些外国使者、商人有的会带着家眷或奴婢东来,有时还给汉族人赠送“胡女”。如东汉章帝刘炟时,西域各国及胡商就多次给先后担任张掖、武威太守的李恂送胡女及财富,但李恂一概不要,此即《后汉书·李恂传》记载的“西域殷富,多珍宝,诸国侍子及督使贾胡数遗匈奴婢、宛马、金银、香罽之属,一无所受。”不管骊靬人是不是罗马人,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身上有“中外基因”。

兰州大学历史教授汪受宽在《骊靬人来源的历史考索》一文中即表述了类似观点:“有无数西方来华的君王、商贾、使臣、学人、僧侣、签军等欧罗巴人种的过客或整个部族的留居,还有由东边派来驻守、为仕或迁来居住的欧罗巴种个人或家族。这些人中的家族、群体或个人,都有可能被证明是骊靬人欧罗巴种遗传的祖源。”不管骊靬人是不是罗马人,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身上有“中外基因”。



具有白种人外貌特征的陶俑(广州博物馆藏)。

“五胡”中的匈奴同样有一支是白种人。据《三国志·乌丸鲜卑东夷传》注引《魏略》:“贾虏,本匈奴也。匈奴名奴婢为贾。始建武时,匈奴衰,分去,其奴婢亡匿在金城、武威、酒泉北,黑水……有数万,不与东部鲜卑同也。其种非一,有大胡,有丁令,或颇有羌杂处,由本亡奴婢故也。”上述提到的“大胡”、“丁令”均是白种人。

在所有属于白色人种的少数民族中,大月氏对历史影响最大。大月氏曾是居于今河西走廊西部张掖、敦煌一带的游牧民族(仍留在当地的少数月氏人,被称为“小月氏”)。大多学者认为,月氏人属于白种人。大月氏人曾两度西迁,第一次被匈奴人攻击后,西迁至今新疆境内的伊犁河流域,赶走了也属白种人的塞人。在被乌孙人打败后,大月氏只得再次西迁,越过锡尔河,占领了阿姆河以北的中亚河间地区,灭掉大夏国后,建立起中亚大帝国“贵霜帝国”。

开辟丝绸之路的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初衷,就是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人。可见,如果没有大月氏,汉武帝可能就不会派张骞出使西域,丝绸之路的开辟可能推迟。进一步说,如果没有大月氏、匈奴、乌孙这些属于白种人的迁移民族,可能也就不会有日后丝绸之路的繁荣。

(本报综合)

我国ATM机使用频次逐渐降低

盘点他国取款机服务现状

核心提示

曾几何时,ATM机是人们生活中必备的公共设施之一。如今,随着我国移动支付越来越普及,ATM机使用频次越来越低。曾经矗立在商业机构的ATM机很多被悄无声息地搬走了。移动支付愈发便利时,ATM机的撤离及有关配套服务何去何从?

日本

ATM机使用频率高 对特殊群体有个性化设置

据介绍,日本非现金支付比例和范围都远不及中国,ATM机使用频率仍然很高。很多ATM机有外语使用说明,设计时考虑了老年人或残障人士等(需求),方便更多群体使用。过去ATM机在使用上的最大限制是时间和收取手续费的问题。

设置在银行中的ATM机能够使用的时间通常受限,很少有24小时营业的情况。一些银行还会按照节假日或时间段收取手续费。近几年,越来越多几乎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导入ATM机,解决了时间和手续费问题。有数据显示,在便利店设置一台ATM机大概三年可以收回成本。总体而言,由于日本货币数字化的速度较慢,因此

ATM机仍是不可或缺的存在。

西班牙

ATM机地位愈发重要 得益于技术领先和市场环境

西班牙目前最普遍的ATM机有三种,第一种是柜员机,可以处理转账汇款、查询和打印单据等业务。这种机器一般会放置在银行内部。第二种是最常见的标准ATM机,适合任意场景。第三种是高级自动柜员机,大部分的银行基础业务都可以操作。

除此之外,西班牙的ATM机终端大多支持全网络和各国语言。不同国家的支付系统和不同语言界面可以混合使用。比如中国人拿着国内发行的银联卡在西班牙LA CAIXA银行的ATM机终端上,先选择中文界面,之后就和在国内ATM机上操作

没有太多区别。相比较于先存钱再消费的电子钱包,没有储蓄习惯的西班牙人更爱先透支银行信用卡,再给银行还款的消费模式,所以ATM机仍然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。

澳大利亚

ATM机使用状况正常 无闲置弃用情况

澳大利亚人的付费习惯是,在绝大部分超过20元或以上的物品大部分情况下使用借记卡或信用卡。对于一些小额支付的场所,则更倾向于直接用现金交易。所以,澳大利亚的ATM机往往分布在一些快餐店扎堆的地方及零售食品便利店附近,而在一些需要花大钱的地方,反倒很少有ATM机。此外,对ATM机产生一定影响的并非新型的支付方式,而是一些大型超市的做

卡时往往回问要不要提现现金。如果需要,销售员会直接在刷卡时会帮你额外刷掉这部分钱,然后把提现的钱和买的东西一起给你。

不过总体来看,除了超市的提现服务对ATM机具有一定影响外,移动支付对于ATM机影响微乎其微,因此澳大利亚ATM机到目前为止运行正常。

回到国内,曾经ATM机在商场、写字楼、医院、地铁等人流量较高的地方都有如雨后春笋般的铺设。十几年来,中国银行业自助渠道发展迅速,在规模和密度上,自助设备整体规模迅猛扩张。业界普遍认为,供大于需,ATM机萎缩是趋势,但很长时间内不会消失。货币数字化并非“普惠金融”的唯一途径,没有数字化能力的老人和困难群体也是需要普惠的人群,所以现金不可能消失,也不应该消失。

(本报综合)

翻译出错



正在韩国参加冬奥会的挪威代表团日前遭遇尴尬一幕。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,挪威代表团原本订购1500个鸡蛋,但由于翻译错误,订单变成了15000个。挪威奥委会发言人告诉CNN:“卡车出来时就开始装鸡蛋,过了一会儿,他们(厨师们)认为装的时间也太长了。”于是,他们问司机有多少鸡蛋,司机说15000个。这位发言人说:“他们自称这是谷歌翻译错误。”幸运的是,超市拿回了13500个鸡蛋。

(本报综合)